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当前与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走势的科学论断，这一方面是对之前提出的“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判断的理论升华，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提出新发展理念以及由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语境。正因为如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就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理念中，经济新常态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因为如此，经济新常态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面把握新常态：时间维度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既不是一种中短周期波动表现，也不是任何已知的经济长周期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屋建瓴的判断，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审视我国经济发展。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宏大的视野和历史的纵深度，回顾了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历史演变。这种大历史观对于认识把握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常态的一个

基本且重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持续下行。

多数情况下，经济周期是由需求侧的冲击造成的。无论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扰动性冲击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一旦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实际增长速度显著低于潜

在增长率，就会形成增长率缺口，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个严重的表现就是周期性失业率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与其配合使用的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因其具有反周期的功能，可以加以采用以刺激经济增长，达到消除增长率缺口的效果。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若干次周期性减速，相应地形成了增长率缺口。有估算表明，在2010年之前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形成了四个波谷即最大幅度的增长率缺口，即1981年为-4.42%、1990年为-5.82%、1999年为-2.72%、2009年为-1.13% (Cai & Lu, 2013)。在上述几次经济增长减速发生的时候，都符合逻辑地出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例如，表现为较严重的就业冲击。同样地，虽然每一次的具体形式和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确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干预，最终达到抚平周期，使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中国经济自2012年增速明显减慢以来，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即假设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左右，则在2012—2015年间增长率分别为7.7%、7.7%、7.3%和6.9%的情况下，分别会形成逐渐加大的增长率缺口。然而，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55%和“十三五”时期的6.20%。如果以此与实际增长率相比，就不存在增长率缺口了。

那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陡峭的下降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个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09年则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恰好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下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所以，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蔡昉和张晓晶

, 2019)。

从新常态视角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

第一，
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上，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以增长速度减慢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么近。

第二，
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这种“结构性减速”本身是一种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它自身就蕴含着并行生出新常态的另外两个基本特点——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一是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创新为引领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健康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经济增长将全面转变动力结构，即更多依赖内需而非外需，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规模的单纯扩张。经济增长速度因结构变化和传统动能衰减而稍降，结构变化和新动能培育又蕴含着走向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变化、结构变化和动能转化相互联系、辩证统一——这就是新常态的辩证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换言之，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
在这个阶段上，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中高速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Pritchett & Summers,2014;Barro, 2016)。

辩证地看待新常态

下的中国经济减速，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

一方面，减速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多机会和潜力，使得中国的减速既不会演变为停滞，也不会过于剧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挖掘潜力、利用机会的根本途径。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改革红利将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仅就其对于一定发展时段特征、趋势的概括而言，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进行判别。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或“大稳定”，相较于此前阶段的滞胀时期，就是新常态；而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相较于日本经济此前的较快增长，也算是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既包含“三期叠加”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困难层面，更有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积极层面。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某种新的高水平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了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了中国新常态蕴含的积极进取精神。目前中国经济的状态

只是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它正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动态优化过程：

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某些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高速增长的特征则在弱化

、改变或者消失。

简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有着高质量发展美好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优化过程。

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

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如何应对新常态，中

央提出三个关键词：认识、适应和引领。“认识”

，就是强调要从长周期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减速、结构调整还是增长动力转换，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适应”

，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常态，要有历史耐心和定力。不能一遇减速，就指望强刺激，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特别是要学会在新常态下如何生存和发展，要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调试到新常态的“频道”

，跟着新常态的节奏起舞。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适应新常态，实际上，第三个关键词最重要，就是“引领”

。新常态意味着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但这只是提出了美好的愿景，还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实现。

（作者张晓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